

心灵漫笔

叫醒春天

■安小悠

春天是被鸟儿叫醒的。它们用最甜的歌喉，叫醒春天。

直到今天，我踏春时总想起孟浩然写下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窗外的白玉兰树上，鸟鸣阵阵，时而清脆悠扬，像是弹奏春天的竖琴；时而嘈嘈切切，像由丝竹管弦组成的盛大乐章。我躺在床上仔细聆听，脑海里想着那一树立在枝头的玉兰花苞，为了倾听鸟鸣也裂开缝隙。小小的缝隙是聆听，更是试探，一道不够，就裂开两道、三道……只听“哗啦”一声，花

苞抖开了洁白的衣襟。鸟儿把一树花叫开，就是把春天叫醒了。

我家楼下的一块空地上种了几棵树，除了两棵白玉兰外，还有几棵榆树。许是无人管束之故，树木兀自生长，一年比一年壮硕，吸引来成群的鸟儿。我们小区临着澧河，鸟儿本来就多，加之孩子们总在南道上撒下金黄的小米和饼干的碎屑，鸟儿就愈发多起来。于是这片空地简直成了鸟儿的天堂。这些鸟儿多是黄莺、麻雀、画眉和喜鹊，以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鸟儿。玉兰花开时节，我喜欢站在阳台上看那一

树白花，真有“人从天上望琼枝”之感。清风徐来，鸟鸣入耳，直觉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鸟儿把春天叫醒了。一声鸟鸣就是一个音符，渐渐汇成一首春天的序曲。鸟鸣落在树梢，树便发芽了；鸟鸣落在花上，花便开了；鸟鸣落在心上，心便柔软了。

我从没在小区里见过燕子，不免让人遗憾。记得我还是小孩子时，每每唱起“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

里……”的儿歌时，就是小燕子已在屋檐下筑巢的春天了。看着它们一趟一趟地飞去飞回，我内心总会产生疑问：燕子的衣服明明是黑白色，哪儿来的花衣？直到看到它们在河畔花与树间来回穿梭，我忽然就明白了：那花衣是春天啊！是姹紫嫣红、五彩斑斓的春天啊！奶奶常说燕子不进恶人家。她把燕子当成南方来客，敞开大门欢迎它们。奶奶还说，春天是燕子用双翅从南方驮回来的。

其实，鸟鸣是四季不断的，并非只有春天才能听见。不同的是，夏天伴有蝉鸣，鸟鸣就不那么纯粹了，多数时候总被蝉声覆盖。秋天树叶飞落、寒霜降临，到了分别的时候，鸟鸣就显得有些凄愁。而冬天，该走的都走了，只在午后才能偶尔听得几声鸟鸣，还显得有气无力的。春天就不一样了。“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唐诗里的鸟儿如此；“乍莺儿百啭断续，燕子飞来飞去”，宋词里的鸟儿亦如此。春天的鸟儿活力满

满，引吭高歌、呼朋引伴、跳跃追赶，鸟鸣清脆婉转，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快意。我心情不好时，就会到小区空地旁的亭子里坐一坐，“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这些小鸟和归有光项脊轩里的小鸟一样不怕人，或在树丛中自由飞翔，或落在地上，蹦蹦跳跳十分可爱。更有胆大的飞落我坐着的凳子的另一边，圆溜溜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察觉出我没有恶意，就陪我坐一会儿。那一刻我似乎什么烦恼都忘记了，难过的往事、放不下的人，都放下了……

春天之所以美好，不仅是因为它经过了寒冷的冬天，还因为它是开始、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是来日方长。我知道“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生活常常出难题，好在，这春日清晨的一声鸟鸣，可抵尘世一天的喧嚣。

占尽风流是桃花

■樊树林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不经意间，陌上的桃花开放了，我的眼睛里出现了一片片灿烂的云霞。桃花挨挨挤挤，一簇一簇地开满枝头，散发着淡淡清香……此刻，我知道，春天已经占据了我整颗心。

粉红色的花瓣、黄黄的花蕊，美艳至极！“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在吹面不寒的风中，一朵朵桃花似乎在羞涩地闪躲着我的目光，就如及笄少女般令人怦然心动。

桃花一开，预示着春天的繁盛已经拉开了帷幕。一树桃花一树春。桃花的美惊世骇俗，是春天的魂魄，更是从古至今无数文人骚客、多情公子念念不忘的精神归宿。

占尽风流是桃花！说到桃花，首先想到的是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

依旧笑春风。”一树红艳如火的桃花、一个娴静如水的女子，千百年来构成了人们心底的那幅图画，令人神往。不是吗？桃花的娇美不仅象征着生命的丰沛与润泽，还给人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想象。

桃之简静、桃之轻灵、桃之妖媚，不知舞动了多少春光，留下了多少浪漫的故事。

静静地走近每一朵桃花，在桃花的呢喃中，在盛大的花事里，我的内心生出朦胧的向往，眼底似乎出现了梦幻般的绚丽烟花。

桃花能够在春光中独树一帜、占尽风流，既在于“桃花浅深处，似匀深浅妆”的娇媚，也在于其浓到极致时方转淡的平静，更在于美到极致便成苍凉的余韵和缺憾。

几乎每一个文人的笔下都有个桃花梦，与桃花的缱绻情怀一次次安抚着他们敏感的心、勾勒着关于桃花的叙事。

风流倜傥的才子唐寅，就是个以桃花来述志的聪明人：“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那份怡然自得的气派，是“天子呼来不上船”也比不了的逍遥洒脱。“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东晋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在他的《桃花源记》中也为芸芸众生描述了一个“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至今还令人向往。

一场桃花的盛宴，从开始到落幕，正是春天走过的脚步。无论桃花以何种意象出现，它都盛开在我们心中，修饰着我们的灵魂，成为春天这幅画上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油画 桃花烂漫

张可松 作

诗风词韵

春晓（外一首）

■赵根蒂

鸟儿也和人一样
有的内向，有的开朗

我站在东湖边
满耳都是叽叽喳喳的啼鸣
我也看到更多的鸟儿

默默地展翅
从这边树丛飞到那片树丛

太阳缓缓升起
金色的手指
无声抚摸
它们的羽毛

花朵已准备好心跳

■李 季

清晨
我去河边看花
年年岁岁，花朵都有
相似的表情
而你走后，再不回来
所有的树枝
都准备好了花朵

所有的花朵
都准备好了心跳
只等你，再次走过树下
桃花灼灼
掩盖了多少伤口
掩盖了多少思念
那些未了的夙愿
花瓣般凋零在尘埃

这是中原大地上
一座寂寞的小城

醒春

那只喜鹊
站在杨树最高的枝上
叽叽喳喳地唱着歌
满树的小芽儿，蠢蠢欲动



我不知道哪朵花为我盛开
哪朵花为我枯萎
日子空旷，月光
洒满梨花
我总会想起你
十七岁的笑脸
薄暮时分，水光潋滟
小鸟在枝头吹笛子
蝴蝶在寻找栖息的花枝
我还是想和你一起
走在开满花的河畔

春日短章

■徐福开

似有一簇微火，在树的背影里燃烧。

唤回叶片上妩媚的时光，以及天空下如履薄冰的心，悄悄解析一些细节，解树那些善意的眷顾。

从最初的疑惑里，抽取诸多葱茏的情节，沿一段曾经凋零的故事，有模有样地奔跑起来。

站在河岸边，借着任何一点儿涟漪，都可以大声说爱，都可以仔细聆听，让风儿吹响的润润音符显露一点点霸气，去填满属于耳郭的另一个宇宙。

用最好的心情，去扭开季节的按钮，放出蝶儿的曼舞、蜂儿的轻喧，也放出部分适宜公开的秘密。

必须趁着现在，动笔给花朵和燕子，各自写一封信，告诉它们身体里的某些直觉，告诉它们正在

酝酿且渐趋于成熟的想法。而后，对一粒飞尘进行赞美，在爱情的转角处，等待煦暖的阳光。

掬起一捧时间的流沙，任由它从指尖和梦的缝隙，无声地滑落，过程的长或短，都不必苛求。点点滴滴的变化，只要能与自由二字画上等号，便再好不过，便不会留下瑕疵，甚至遗憾……

岁月凝香



心语低诉

与时光书

■何 炎

时光册页，储存着现实与梦幻。

静止在一个古寨片断上的时光，我喜欢那模样。

两条河相恋成一条河。水上寨墙高挺。阁楼风雅，街巷朴实，店铺林立，码头上船工的号子养在风中。

岸上，老槐树的空心树洞是儿时的乐园。

几时的月光染在河的两岸，动听的儿歌，在耳际翻飞着月下的记忆。

长大了，我跋涉在时光苍凉的风中。

在人间世求索，经历种种困苦、磨难，刻骨铭心了，才发现灵魂格外清醒。

东奔西跑，左冲右突。每一段神经都有伤痛的记忆，每一段触感都有人格浸染。在自身里寻找。哪怕是黑夜，也要寻着光亮的出口，放弃黑暗与焦虑。

我在坚持，或许我在坚持诱惑人心的矛盾。有一面是亢奋，另一面是压抑。有一刻，黑暗密闭在心灵最坚硬处，另一刻，迎来晨曦的光亮。

初冬时节，树枝轻狂地缠着风。我以一截木椿的姿势静坐。将淤堵在体内的私心和欲望统统排除干净，并在书卷的警句中追寻生存的意义。

我学会在执着中随缘，在煎熬中持守，在破碎中忍耐，在奔跑中遗忘。

追逐生命的本真，原本是命定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让人意志坚定。

因为心中有爱，有着对人世间的感恩，就拥有了足够的勇气，用微笑直面生命的真相。

人生路上，相逢的人，微微含笑的眉眼，转身而过的背影，

不期而遇的相识，都那么清晰地停在某个支点。如此自然的过程，带着各自的需求凝固在时光的平台上。缘与分、停与走、取与舍、痛与乐，如此机巧，又如此传奇。

谁给谁的天意。

一个又一个经过我生命的人，我深深爱着这个认知过程。我记得每一扇开启的窗，都有独特的风景。我记得每一位性情迥异的朋友，都在全力绽放自己的鲜艳。我记得那些阳光、微风、暴雨，甚至冰雪，都那么润泽、温暖。我感谢生活曾经赠予的这些美好和精彩。

光阴之水漫过年轮。缤纷零落的是片片往事的叶子。叶脉深处满是失落的诗句，那是心灵的历史。

结满白霜的诗篇，像松叶独立寒秋，终成绝尘之韵。

那些折叠在书中的深情眼神一直没有长大，还在向冬天张望。

花已开，花已落。怀念的旧梦漫过夜幕蛊惑记忆的彻骨和销魂。

我把阳光请进屋子，它是我的朋友，每天都来看我。它身边，就有了一些斑驳，一些虚无，一些宁静。

曾经的日子，有丢弃的，有获取的，更有未能实现的。不管成功或失败，都是一种成全。

落日的余晖在一节一节退缩，时光用旧了我，可我还是那么澄澈。

此刻，除了怀念、感恩和自省，就是衰老中浮在心头的坚强。

老了，是最好读懂自己的时光。

读自己内心的省悟。读出明白、从容、释怀。

竹篮里的时光

■赵会玲

作为从乡下走出的孩子，我对竹篮充满了感情。

春日的乡间集市上，我遇到一位卖竹篮的老人。十几个竹篮摆放在地上，淡青中透着黄白。

在贫瘠的岁月里，所有装进竹篮里的东西对孩子们来说都是珍宝，要送给最爱的人。记得小时候，每到夏至，我就盼着大姑来。她每次来都会挎着两大篮红红的、刚熟透的番茄。我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咬上一口，想：怎么会有这么漂亮、可口的果实？又想：这两大篮番茄，是大姑对我们的疼爱之心呀！那时，大姑总是给我梳头发，一边梳一边说我的头发太细太软太黄……

平时，竹篮是孩子们的“好帮手”。放学回来，挎上竹篮到田间帮大人除草、挖菜……春天的阳光下，孩子们会去青青麦田里挖回一篮子水灵灵的荠菜，好像把嫩绿的春天装进竹篮带回了家似的。收麦子了，孩子们会挎

着竹篮去地里捡麦穗，虽热得汗流浹背却喜气洋洋。放暑假了，孩子们基本上就守着瓜田了，竹篮里常会被装上一把豆角、几根青菜和几个青椒，拿回家去让妈妈炒菜吃。盛夏时节，芝麻开花了，孩子们将芝麻叶掐下来装进竹篮。回家后，大人会将芝麻叶用开水烫一烫，配上蒜和辣椒清炒，特别好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竹篮里自然装满了丰收的喜悦，几穗青嫩的玉米、半篮子湿花生，或是半青半红的辣椒、一个老倭瓜、几个或青或紫的茄子……

过年的时候，竹篮更成了装“宝藏”的容器。那时，人们无论是去谁家走亲戚，都会挎上一大竹篮油馍作为礼物；客人告辞时，主家总会在篮里放些回礼，或是几节甘蔗，或是两捧炒花生，或是两把瓜子和几块水果糖。回礼对孩子来说有无限的吸引力，充满期待与惊喜。

竹篮里，装着我的童年，那是我永远回不去的快乐时光……

清明时节忆父亲

■刘春亮

又是一年清明将至，父亲生前的谆谆教诲如电影镜头般一幕幕闪现，让我禁不住泪湿双眼。

记得我成为教师的头天晚上，父亲把我叫到身边，略带严肃地说：“当老师可不容易，得有知识，还得有耐心、有好的德行。”琢磨着父亲的话，我第一次感到肩头的责任重大。

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师，辛勤从教几十年，教学经验积累不少，却只给即将登上讲台的儿子说了这一句话，可以想象这句话的分量。我在教坛耕耘几十年，始终没忘父亲的话，一直把父亲的话作为座右铭。

小时候，我经常听到父亲对身边人说：“不要光想着占学校的便宜、占学生的便宜。”父亲曾做过一所小学的总务主任。当时，哥哥也在那所学校念书。按理说，只要略加变通，完全可以不用花一分钱就能解决哥哥的学

习用具问题，但父亲不这样做，向来丁是丁卯是卯，公私分明。父亲在位期间，所管的账目清晰明了、毫厘不差。后来，我成为学校的后勤干部，所管财物比父亲当年更多。但财物再多，我都如父亲所言——那姓“公”。

在父亲眼里，我不算一个听话的孩子，有时因意见不合也会碰出火花。但父亲有容人之量、包容之心，向来不与我真心计较，反而会更加叮嘱我“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遇人遇事要学会谦让，才能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支持。当工作有长进时，我就会想起父亲说的这些话，心就会稳定下来。工作中，每当遇到评先进之事，我总是让给他人。

父亲离世已经整整十五年了，虽然生前留给我的物质财富不多，但他的清廉正直、与人为善等一直督促着我健康成长、不断进取。

蒸馍花儿

食？从小我就嘴馋，一听说有好吃的，我高兴得差点儿蹦起来。但又想，用这干馒头做出来的东西，再好我也不吃。

母亲把干馒头用水稍微泡了一会儿，然后用手一点一点地揉成碎渣渣。她边揉边对我说，蒸馍花儿应该是陕西的一道传统美食，传说跟李自成有关。李自成小时候要饭要来的干馒头，被他的母亲加盐、加菜做成蒸馍花儿来吃。后来，李自成每每怀念母亲时，就让人做蒸馍花儿来吃……

小时候有几年，父母带着我在陕西打工。可能母亲就是那时听来的传说吧。我无法考究母亲所说的真假，却听得心里产生了一丝向往——既然李自成都爱吃，那我也不妨尝尝。

母亲把揉好的馍花儿放在盆子里，切了些五花肉，再将葱、姜、白萝卜、胡萝卜、白菜帮子切成一根根细丝……热锅凉油，随着铲子的翻飞，锅里早已形成了一幅水墨画。

母亲把炒好的菜和馍花儿搅

拌好，摊到篦子上。吩咐我大火烧开，不一会儿那香味就钻进鼻孔。又过了一会儿，胃里的馋虫也勾引出来了，甚至有了想吃的欲望。

十来分钟后，蒸馍花儿就出锅了。

我小心翼翼地用筷子挟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品咂——软糯可口，太好吃了！我啥也不说了，立刻盛了一碗吃得干干净净。

母亲在一旁打趣道：“是谁说的任凭饿着也不吃哩？”我笑

